

《谈谈辩证法问题》解说

金  
羽

河北人民出版社



# 《谈谈辩证法问题》解说

金 羽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 《谈谈辩证法问题》解说

金 羽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4印张 87,000字 印数 45,001—78,800 1978年7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2版 1982年10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86·78 定价 0.30 元

## 再版前言

当这本书出版以后不久，我就开始感觉到很遗憾了。这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已经陈旧了。现在我能够趁着这本书再版的机会把这些历史陈迹去掉，这可以说如愿以偿了。再版书，除了在文字上作些必要的修改之外，基本内容没有做什么大的改动。

自从《〈谈谈辩证法问题〉解说》这本书出版以来，接到许多同志的热情来信，给我很大的关怀和勉励，并且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我因为工作繁忙，没能一一复信，特在此向各位关心这本书的同志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这次再版时，我参考有关材料，对原书做了些修订。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同时时间又很紧迫，缺点和错误仍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八二年五月

## 目 录

- 一、《谈谈辩证法问题》产生的历史条件……………( 1 )
- 二、《谈谈辩证法问题》内容解说……………( 13 )
- 三、学习《谈谈辩证法问题》的重大意义……………(118)

## 一、《谈谈辩证法问题》 产生的历史条件

《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于一九一五年写成的一篇哲学名著。它虽然篇幅不长，全文只有两千多个字，但是内容非常丰富，思想极其深刻。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以极其精炼的形式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总结了列宁当时研究唯物辩证法的辉煌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继一九〇八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又一光辉哲学巨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不朽的经典文献。

《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哲学笔记》的主要内容是由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一篇著名短文，一篇纲要，三十九篇读书摘要和札记，五本读书批注构成的。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然而它的中心问题却是唯物辩证法问题。这就是说，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期间，列宁阅读大量哲学著作，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乃是唯物辩证法问题。列宁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而且也研究了哲学史上一些哲学家的辩证法思想。列宁对古代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和赫拉克利特，特别是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因此，列宁对这本书着重进行了研究。列宁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中，研究了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在黑格尔的其它几本著作中，列宁也研究了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本唯物辩证法的专著。他在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一八六八年马克思在给约瑟夫·狄慈根的一封信中也指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但是，由于忙于经济学研究和其他原因，马克思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从《哲学笔记》来看，列宁是想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之业，写一本系统地详尽地阐述唯物辩证法的专著的。例如，他提出的《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虽然是提纲性质的，却相当紧密地接触到了辩证法的体系问题。但是，由于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在以后几年中，虽然列宁一直非常关心哲学理论研究，但是，由于忙于指导革命工作，没有时间集中力量研究哲学理论，因此，始终未能实现他的愿望，而仅能以笔记的形式把他的丰

富的辩证法思想遗留给我们。

列宁的《哲学笔记》处处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而《谈谈辩证法问题》正是列宁研究哲学问题，特别是研究辩证法问题的光辉结晶。

《谈谈辩证法问题》估计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年中写于瑞士伯尔尼，与《辩证法的要素》相隔大约半年左右时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列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样重视哲学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注重唯物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呢？正如列宁自己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页）这就是说，列宁注重研究唯物辩证法问题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由于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这是科学分析时代的性质，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迫切需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先后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使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矛盾空前激化，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大大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但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需要，在时代问题上大做文章，散布了种种反动谬论，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上歧途。例如，考茨基抛出了一个所谓



“超帝国主义论”，竭力抹杀帝国主义的矛盾，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鼓吹将来会出现一个“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持久和平”的超帝国主义世界。他还无耻地美化帝国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妄图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维护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

在这种形势下，应该如何分析这个时代的性质，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引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矛盾，科学地分析时代的性质，识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散布的种种谬论，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任务，列宁做了大量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尤其重视研究辩证法，并且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殊矛盾，从而揭露了“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40页）列宁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三大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尖锐地批判了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谬论。列宁指出：“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2页）

列宁还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和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垂死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由原来的上升阶段进入没落死亡阶段，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而无产阶级则成了时代的中心，成了决定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阶级力量。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使

无产阶级革命成了直接实践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最后灭亡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了。列宁正是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科学结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第二，这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迫切需要。

正当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的时候，在第二国际内部一股修正主义逆流泛滥起来，它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并且在第二国际的许多党内占据了支配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一八七二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但他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就因参加“苏黎世三人团”的叛卖活动而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斥责。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一八九九年，他抛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集当时修正主义观点之大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猖狂进攻和全面修正。

伯恩施坦借口时代发生了变化，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扬“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5页）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伯恩施坦用康德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他胡说马克思主义因为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杂质，套用了对立面斗争和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图式，才得出了“对暴力创造力量的奇迹信仰。”（同上第73页）

为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了批判其哲学基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列宁特别注意研究唯物辩证法问题。

列宁特别注意研究唯物辩证法问题，还为了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诡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战争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社会民主党人对待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是对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在这一时期，列宁写的许多著作，如：《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都深刻地阐述和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形而上学诡辩论。

一九一二年各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和其他会议的决议都明确指出，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不正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一旦战争爆发，社会民主党人应用战争所造成的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困难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

但是，当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们都站到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公开背叛了自己签名通过的《巴塞尔宣言》。以伯恩斯坦为头子的右派，鼓吹“阶级合作”，在议会中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预算，有的甚至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当了部长，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以考茨基为头子的“中派”，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工人群众为德国帝国主义卖命。而普列汉诺夫则站在俄国帝国主义一边，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攻击德国帝国主义。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或者社会帝国主义，也就是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们为了替自己机会主义路线辩护，制造了一系列的诡辩。

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把这场帝国主义彼此争夺的战争，说成是既有帝国主义性质，也有民族解放性质，他认为说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是非常荒谬的。考茨基恬不知耻地把他的谬论标榜为“辩证法”，说他这个结论是“辩证地”援引了“极为复杂的现实”材料而得出来的。列宁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剥掉了考茨基的“辩证法”伪装，还它诡辩论的真面目。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的某些狭隘性和片面性，因为人的认识不能洞悉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狡猾的骗子。……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

的真理！但同时也无可置疑，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现实中有两条根本的主流：战争的客观内容就是帝国主义的‘政策的继续’，也就是‘强国’的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策的继续’，而‘主观上’占优势的思想体系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2—213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掠夺全世界的反动政策的继续。在这场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是，他们只占战争参加者的百分之一。这点点民族因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战争的性质说来，没有任何重要意义。绝对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抹杀对百分之九十九的战争参加者说来，是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根本性质。因此，考茨基借口有那么一点民族因素，企图改变整个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论。列宁指出：“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37页），“辩证法正在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同上书第641页）

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6页）这种观点抓住了战争的阶级斗争的本质。考茨基恰恰是否认这种继续，割裂政治和战争之间的联系，仿佛战争一旦爆发，帝国主义强国对殖民地的压迫，各个强国之间为分脏而进行的竞争，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分裂和镇压，就立刻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进攻者和防御者，对“祖国”的进攻和对“祖国”的保卫。列宁愤怒地指出，这不是辩证法，这是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对辩证法的无耻歪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践踏。

列宁就是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揭示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玩弄的种种诡辩的。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列宁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歧是：“保卫祖国”呢？还是利用战争危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呢？

列宁认为，既然大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是掠夺的非正义的战争，那么工人阶级当然应该反对这场战争，决不能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让法国工人去杀德国兄弟，让德国工人去杀俄国兄弟。同时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准备革命，应当利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利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发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列宁认为，在大战期间各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就说明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客观形势，但是如果没有主观的变化，没有革命阶级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发动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旧政府也不会自行倒台。因此，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加强自己的宣传组织工作，增强主观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革命。这就是列宁对大战的态度，这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大战过程得出的结论，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但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们却认为，应该“保卫祖国”。考茨基甚至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上的某些民族战争的分析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赞成“保卫祖国”的。对于考茨基的这种诡辩论，列宁尖锐地指出：“一切诡辩家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6页）。普列汉诺夫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

俄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俄国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页）列宁深刻地揭露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诡辩，指出，这种诡辩说明机会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考茨基还无耻地捏造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的观点来攻击马克思主义。胡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想宣传社会主义（……），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似乎是很激进的，但其结果只能把那些不相信立刻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0—201页）。在这里，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宣传和准备革命歪曲为立刻实现社会主义，并以不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为借口而拒绝准备革命，考茨基就是用这种诡辩手法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辩护。

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也存在着由于缺乏辩证法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情形。例如，罗莎·卢森堡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谬论时，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的错误结论。又如涅萨·阿尔曼德也是如此，她虽然积极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骗人的口号，但她却片面地、形式主义地运用“工人没有祖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得出了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都应该反对“保卫祖国”，否认民族战争的错误结论。她们都是离开了辩证法，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走向了诡辩论。因此，列宁在运用辩证法的武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教育自己的同志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武器。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列宁选集》

第三，这是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时候，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他们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新结论。列宁这个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武装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他们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当时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结合点，是帝国主义营垒的最薄弱环节。这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这就迫切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当时各种矛盾，制定马克思主义路线、战略和策略，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斗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亲自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并且创立了第三国际这样新型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第二国际被机会主义所断送，新的国际组织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必须反对任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包括诡辩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因此，列宁非常重视研究唯物辩证法，并把它作为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路线、战略和策略的理



论基础。

恩格斯曾经指出，哲学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也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当时，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是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当时镭、电子和放射性现象的发现等一系列新的成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列宁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的总结和概括。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著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诡辩论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是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